业

认识网名叫老树兜的省雕刻大师王建 国先生,是201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我和朋友沿金寨梅山的史河之滨散步, 行至二号桥附近, 朋友指着我脖子上佩戴的 玉兰花问:你这玉坠哪里买的?好特别。我 说:同学山上捡的石头,送玉雕师王建国那里 雕的。据说就住这附近。

金银首饰,向来是女人的钟爱之物,而 我,只对玉器情有独钟。对能雕刻出这么精 巧别致物件的先生,闲谈之中,自然敬佩有

朋友说:老树兜工作室么,我晓得,就在 水库风景区售票处旁边,我们去看看。

我喜欢一切不浮夸的、接地气的东西。 老树兜这名字,首先就让我觉得很亲切。于 是,就和朋友贸然拜访了他。

很幸运,王老师和他的夫人都在家。在 一排老式平房前,他们夫妻正坐在门前的桌 旁, 倾心交谈着什么。就着皎洁的月光, 我看 那桌子,亦不是普通的桌子,而是天然的、形 如一只大乌龟的石头。这让我想起传说中的 隐居高人。

听我们说明了来意,王老师夫妇很热情 地把我们迎进他的玉雕工作室。

简陋的老房子里,琳琅满目,各种我叫 不出名称的原石摆满了倚墙而立的栅架,让 初次接触玉石文化的我,着实大开眼界。

我想象不出,需要怎样的一番精雕细 琢,那些看似普通的石头,才能变成我们手 中把玩不已的精美玉器噢。

王老师坐在简易的工作台前,给我们做 演示。这让我想起,皇帝的玉玺,值十五座城 池的和氏璧……它们的原创者,是不是也和 面前的这位老先生一样,只需要一颗虔诚的 匠人之心,和手中的一把雕刀,便完成了那 些传世之作?

此时,我对先生不仅仅是敬佩,简直是

周末闲暇之余,信步来到昔日城关最繁 华的地方——老电影院,印入眼帘的却是破 败不堪,一片荒凉之地,不禁令我唏嘘不已, 这难道是我们儿时的精神家园吗?是我们整 天厮守的少儿乐园吗?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儿时的印象里小县城不大,大十字街因 为有商场、饭店、剧场、缝纫店、理发店、食品 店等,是人流量最大的闹市区、县城的中心 地带;小十字街有全县唯一的大型电影院、 体育场、文化馆、旅社、邮局等单位, 也是全 城最热闹的地方。那时没有电视机、录像机、 录音机、投影机什么的,有台收音机就很气 派了,业余文化生活非常枯燥单调,人们八 小时之外的娱乐活动,能看一场电影、偶尔 看一场戏,那就是莫大的幸福。特别是年轻 人谈恋爱,既没有公园也没有其他合适的公 共场地,电影院想当然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 理想场所了。

钓毛鱼,90、00后们是一头雾水、不知所 云,然而对60、70后们来说,记忆犹新,因为 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青葱岁月。毛鱼——是 指晒干的小鱼,是钓不上来的,但是为什么 还要"钓"呢?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值 改革开放开始,一大批五六十年代的老电影 解禁,又加上改革开放一些高品质的电影不 断涌现,在县电影院轮番上映,每到晚上黄 金时间,电影院门前的广场上人群熙熙攘 老树兜的幸 张凤兰 文/图

敬畏有加。还有那些不知道从哪座山头淘来 的石头,都让我觉得很神奇。先生管它们叫 妖孽,呵呵,他笑着说,爱好,纯粹是爱好,我

里间的玻璃柜里,摆满了一件件一组组 的玉雕成品,晶莹剔透,精美绝伦。

《盛宴》《雄霸天下》……先生介绍着自 己的一件件获奖作品,就像是说着自己的掌 上明珠,津津乐道,神采飞扬。在这个别有洞 天的小小工作室里,先生又给我打开了一扇 窗户,一扇了解通灵的神奇的玉石界的窗

许是觉察到我由衷的敬佩之情,和对玉 石文化虔诚的敬畏之心,2018年元月22号, 安徽省玉石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敬国先生来 金寨主导廖磊墓的重修设计,顺访老树兜玉 雕工作室,先生邀请了几位县里的退休老干 部作陪,也邀约了我。他说,都是老朋友,都 对玉石感兴趣,一起坐坐,说说话。

他又说:"张敬国教授是对我帮助最大 的人,我很敬重他,也很感激他。你来给我们 拍几张照片,我留作纪念。'

既然有助于人,便欣然应允。于是,我怀 揣忐忑之心,又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先生、 先生的朋友,还有玉石文化。

省玉石研究会会长张敬国教授,是安徽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持考古含山凌 家滩遗址有二十余年。他们在70座墓葬里发 掘的近千件玉器里,经过比对和考证,他认 为,因为古时候的交通不便和运输困难,很 多东西都是就地取材,那墓葬里的玉器,极 有可能就是金寨和霍山一带的玉石雕刻而

由于对职业的执着和对玉石文化的痴 迷,近些年来,张教授多次来到王先生的工 作室,并在先生的陪同下,踏遍了金寨大大 小小66个山头,对金寨的玉石前景非常看 好。并倡导将金寨玉命名为"大别山玉"。他 希望,中国不仅有新疆的"和田玉"、辽宁的 "岫玉"、河南的"独山玉"、湖北的"松石玉", 还应该有金寨的"大别山玉"的一席之地

陈士润

在先生的工作室前,夕阳正好,暖暖地 照在先生和他的朋友身上。我听着他们畅谈 金寨的过往云烟和美好前景,觉得吧,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的日子,真的无限美好。

先生的夫人说:"我们现在已经不习惯 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了。他从山上挖了石头回 来,我负责清洗;他雕刻,我抛光。基本上都 是上午工作,下午会会老朋友,日子过得充 实而满足。"

书上说,每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 位贤淑的女性在默默支持。果然不假。

人活于世,真的需要培养一项好的爱 好,退休以后,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过老树 兜王先生一样的、幸福的晚年生活。以自己 的方式,过自己喜欢的日子,多么好。

摸着黑在第三排找座位,银幕上正放着横路 敬二指证杜秋的镜头:"就是他!就是这个 人。"由于我只顾找座位没有留神,猛地听横 路敬二一咋呼,吓得我一屁股坐到身旁女同 志的腿上,弄得我好不尴尬!

《少林寺》放映是在1982年的秋天,当时 风靡全国,我当年上高一。因排片排到县城 还要等一段时间,好多人为了先睹为快,纷 纷到合肥、六安去看,我家没有这个条件。此 时传来一个好消息,师部礼堂将在星期天全 天放映《少林寺》。我吃过早饭就去候8点的 场,可惜连10点的票都没有"钓"到。当年城 西湖部队有一个农垦师3个团,连家属在内 有一万多人,他们的礼堂不对外开放,地方 上只能享受赠票,可想而知要想"钓"一张票 谈何容易。接近12点的场次了,肚子饿得咕 咕叫,喊得嘴干舌燥,仍然不死心。在场外已 经能听到"少林、少林"的主题歌了,我也泄 气了,迈着沉重的脚步准备回家。这时,突然 听到有人喊我名字,抬头一瞧原来是邻居李 大哥, 汗流浃背地正往这边赶呢, 他问我: "怎么不进场?"我说:"没有票!""巧了!你嫂 子临时要加班来不了啦,咱弟兄俩去看吧!' 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而且还不用掏钱……

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有些事情早已抛之 脑后,忘得一干二净;而一些趣事注定让你终身

一晃从部队转业回家乡已二十 多年了。然而, 苏州的许多人和事 还是不断出现在我的世界里。毕竟 姑苏是我曾经生活了十五年的地 方, 我人生的青春岁月在这里度过 一段美好经历。

2019年8月,应友人之邀,再一 次造访苏州。周庄的文友崇赠《屈 玲妮的周庄世界》一书于我,不喜 烟酒, 见书开心。这个书名, 简洁 清晰, 也名副其实。

周庄,是世界的周庄。它不仅 是"中国第一水乡",也是世界闻 名的古镇,曾经荣获联合国迪拜国 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成就奖等诸多殊荣。

周庄, 也是屈玲妮的世界。屈 玲妮不仅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奉 献于斯, 更自觉自信自悟自愿地把 自己的全部心力用于斯。她十六岁 在这里做教师, 三十岁在这里做旅 游,后来成为这里的"一把手"。 一心念持庶民生计的"柴米油盐酱 醋茶", 周庄融在她生命的情怀

因为, 周庄通过屈玲妮成就了 一个新的世界。虽然历史上有北宋 周迪公郎, 有明初的"江南首富" 沈万三, 有海外知名陈逸飞先生的 周庄名画, 但直到九十年代初, 周 庄毕竟还是苏州最穷、最偏、最苦

的小镇之一。而屈玲妮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在这里成立 了中国第一个乡镇旅游发展公司,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国 际旅游艺术节",创造了中国第一个古镇绿保体系,修建 第一艘"周庄舫"承办ADEC财长会议, 筹建了第一个国家 火炬计划昆山传感器产业基地,举办了中国第一次国际旅 游小姐大赛……就这样,她带着一群人做实业,做文化, 做工匠, 做品牌, 集聚镇域特色产业, 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互相融合,把周庄变成了一个经济富裕、交通便捷、 幸福满满的小镇。

1995年, 屈玲妮构思科技、人才兴镇的梦想。经与苏 州大学多次协商,确定在周庄办一所应用技术学院,通过 办学为周庄的旅游带来科技文化的底蕴, 带来持久的人 气。办学初期,借由民间资本合作的方式,不到两年的时 间,一所占地四百亩、总投资近两亿元人民币,建筑面积 近十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学校,在周庄古镇正式竣工。1997 年11月,学校正式批准成立。后来,民间资本退出,该校成 为苏州大学公办的本科二级学院,拥有机电工程、电子信 息、服装、旅游、外贸、外语、财会、艺术等八个系科, 在校生近8000人,赫然已是周庄古镇的一道文化风景。

其实,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它的生命总是与某一个人或 者某一群人共存的。如果一个人能够永远和一座城市、一个 乡村联在一起,如果我们因为一个人想起一座城市、一个乡 村,或者提及一座城市、一个乡村就会想起一个人,就说明它 们已经互相成为不可分离的文化标识,无论是这个人还是这 方土地,也就真正写在历史上了。屈玲妮和周庄,就是如此。

幅员辽阔的中 国正处于城镇化的 进程中,有着一个又 一个的小镇,在呼唤 着扎根于此的一个 人或一群人。衷心期 盼新时代的大潮中, 能够不断涌现这样 的传奇。







攘、川流不息。然而,人多票少,一票难求。特 别是在候场的时候,可以看见一些人手拿零 钱,见到来人就问:"有多余票卖吗?"哝!这 就是在"钓毛鱼"呢。钓到了,兴高采烈赶紧 入场;钓不到,也没关系,明天再来。

那时的许多电影都堪称经典,记得八零 年放《小花》,是谢晋执导的百花奖、金鸡奖获 奖作品。当时刚实施敞门入场,电影只放映三 天,虽然全天场次放映,白天因要上班、上学,

进场内,刚找好座位电影开始放映了,年少的 我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 如果票主人来找的话,我付给他票钱不就行 了吗!印象深刻的是刘晓庆饰演的翠姑跪着 抬担架的镜头,伴随着李谷一演唱的《绒花》, 直把人看得如醉如痴、荡气回肠……

> 是晚上等"钓"到票时已经开演了,因是宽银 幕又加上环绕立体声,音响效果非常好。我 难忘,久久萦绕,常想常新,令人回味无穷……

观看日本电影《追捕》还有个笑话。同样

